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二十六回 方魁拜伏小英雄 金隆回轉貝州城

話說鳳凰台上，方魁打敗於金台之手，甘拜下風，留到家中。擂台前看者皆散。方公子與著八位英雄同到兵部府中，大家見禮，分賓而坐。飲過香茗，吩咐備筵款待。方公子問過了眾英雄的名姓，敘談有興，相待甚厚。請教金台拳法，才曉是金台非常精通，就把金台留住，願認為師徒。金台聽說，笑道：「吾與公子高低不同，這句話兒當不起的。如非效學古人風氣，結拜弟兄罷。」方魁見說，便道：「甚好。」吩咐安排禮物，一共九人，一同敘義，盟山誓海，重新入席暢敘，直吃到日落西山方完。張興等作別方魁，船中歇宿。金台與金隆就在方府安身。方太太聞知此事，喚進方魁問個明白，就把方公子訴說。說道：「兒啊，你好沒分曉。你乃宰相之子孫，名聲赫赫，人皆敬重。金台是下賤出身，為馬快的，拳頭不為奇。在揚州打死澹台豹，氣壞了老太師，捉了又被妖人劫去。罪犯彌天，反敢成群來打擂台！你應該拿捉他去獻功，為何主見全無？快去拿住金台，免得父親洩氣。」方魁聽說，便道：「母親在上，這不是孩兒不近高人，反與金台相交，只為他的拳法高強，孩兒要學他的，故而與他相交。俟有成就，再行拿住，未為晚也。」太太生成愛子的心，聽說，不覺微微的笑，說道：「兒啊，天下教師要多少！除了金台豈無別人了？」方公子說道：「金台不比常人，四海之內算他頂好了。母親休惱，且待孩兒學精了拳，然後捉拿，起解便了。」方太太聽說，也無奈何，說道：「孩兒啊，既如比，做娘的只得容你。但是只可留住金台，其餘黨羽留不得的。」方魁道：「是了。」那時金台與金隆在書房中，金台便叫：「哥哥啊，小弟身犯王法，回家不得，母親放心不下。是有弟婦侍奉，究屬女流，濟得甚事？哥哥在外無可安身，何不回家。況且王則為人再好，前去托他在衙門中弄一個置身之地，則母親早晚有個親人見面，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」金隆道：「既如此，為兄的回去走一遭便了。」話到三更方睡。來日早起，梳洗完畢，方公子進來，金台說道：「金隆哥哥要家中去了。」方公子聽說，自然打點厚贈。金台定然叮囑一番言語。說話未完，張興等六人齊到。方公子意欲款留，無如母親吩咐不許容留。暗想：「結義又勿好打發。」正在兩難之際，正好王鐵腿的說話來得知趣，說：「方公子既要金兄弟教習拳法，且待金兄弟住此，吾們先行回家去了。」方公子正中機謀，各各厚贈盤川，備酒餞行，大家分手而去。六個人下船，就開回到桃花莊上，要金山大拜。再提的了。金隆拜別了方公子，又別了金台回家。金台住在方府上，方魁情義極深，日日習拳。金台暗想道：「自古道：『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想他是無非要吾教拳，吾只好略為應酬，教幾套罷。」方魁那知其意，便日日在花園裡用功習拳不提。

再說金隆回到家中，有幾年不到家鄉，眼前卻是一半生人。記明到家中的路，認清門戶，看去這裡是了。舉手推推那門，閉得甚緊，便拳拳連扣三聲。裡邊金母走出來問道：「扣戶是何人？」金隆道：「嚇，伯母，是姪兒金隆回來了。」金母連忙開門一看，果是金隆回來。想他多年在外，今日回來，雖非自養的，卻也開懷。說道：「賢姪裡面來。」金隆道：「來了。伯母在上，姪兒拜見。」金母道：「啊呀呀，不消，常禮罷。」金隆道：「久離伯母，料想平安。姪兒身雖在外，殊深掛念。」金母道：「多承，姪兒坐下。」金隆道：「是。伯母請坐。」金母道：「想你出門許久，音信全無，做伯母的放心不下。不知你幾年來身子可安麼，擔擱在何方？又不知你年年作何謀生，怎樣度日？」金隆道：「伯母聽罷，當年一別家鄉，東去西來，沒奈何做了江河客，打幾套拳頭度日。」金母道：「可有何餘資麼？」金隆道：「咳，伯母啊，只叫做江河趁錢江何用，那有餘資帶還家呢？」金母道：「如何？吾原叫你不要出去的，好勸你休要妄想，時運不通，只得將就些。望得一朝交了好運，興隆是容易的。吾的話你不依，偏立志如山要出去，說什麼四方發達男兒志，困守家中總是愚。如今浪宕了幾年，仍不能興隆發達。姪兒啊，吾勸你休再妄想，以後斷然不要出外。吾與你雖如嫡親母子，兩相依靠，做一件小小生涯，安心淡飯的過日，免得在外受這些狼狽風霜的苦，更且還要被人欺負！」金隆口口口口答應。偶見娘娘拭眼，金隆便忙問道：「嚇，伯母，好端端何故悲切？」金母道：「姪兒知道什麼！」金隆道：「伯母，莫不是賢弟遠出去丟不下去，今日見較思馬，就孤凄起來了？」金母道：「嚇，姪兒，你那裡知道二弟不在家呢？」金隆道：「嚇，伯母，姪兒是會過二弟了，所以回來的。」金母道：「嚇，你在那裡會見的呢？」金隆道：「姪兒前日在丹陽打擂台，偶然遇見二弟，與他細細談了一回。」金母道：「原來在丹陽會見的？」金隆道：「正是。」金母道：「他在那裡作何勾當呢？」金隆道：「同了幾個朋友，在那裡打擂台。」金母道：「咳，這畜生乾這些事情！」金隆道：「啊呀，伯母啊，丹陽有個方魁，是宰相的孫子，擺一座鳳凰台，幾天內打敗了許多好漢。二弟上台把方魁打敗，方魁就結拜為弟兄。如今留住方家府上，勝比同胞弟兄呢。」金母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方公子是個好人了？」金隆道：「原是好人。」金母道：「這畜生可想念吾麼？」金隆道：「那勿他只為丟不下伯母，時時掛念，故而叫吾回家來看看老大人的。」金母道：「咳，姪兒啊，這畜生別吾之後，只道他去拿捉江洋大盜，誰知反與強徒為友，在揚州打死了澹台豹。那老太師奏明聖上，奉旨嚴拿，來不得家鄉的了。家中苦況，幸虧王則常來照看。目下又聽見，這畜生在琵琶亭結義，被官兵捉住，又是什麼張鸞在彼，興妖作法，把畜生劫去。各處查拿，這句話兒豈非更加利害了！犯了彌天之罪，總死於刀下的了。畜生死了，吾也必死。可憐他的青春妻子怎麼收場呢？」說罷，紛紛流淚，滿面愁容。金隆解勸道：「這是二弟沒有主張。但是事已如此，也無可奈何，哭之無益，不必心傷。況二弟叮囑吾來相伴伯母的，帶有白銀二十兩，聊為日給米糧。再，姪兒也有銀三十，望伯母一並收留著。」金母道：「嚇，這是畜生的麼？」金隆道：「正是。這是姪兒的，伯母隨時取用便了。可請弟婦出來相見。」金母道：「姪兒，你在此坐坐。」金隆應聲：「是。」金母揩淚到裡邊去收拾了銀子，把媳婦叫道：「族伯金隆在外，在丹陽會過你官人，因丟不下家中，叫他回來的。媳婦快到外邊去見禮罷。」蘇小妹聽說，便立身來，與金母攜手出來。金母道：「姪兒，弟婦在此。」金隆道：「嚇，弟婦，愚伯有禮。」小妹道：「伯伯萬福，請坐。」金隆道：「有〔禮〕。」蘇小妹因是自家人，所以不避嫌疑，便也坐下，開口問道：「伯伯可是在丹陽會見吾官人的麼？」金隆道：「正是，會過的。」小妹道：「不知身子平安否？近況如何？」金隆聽說，把前情從頭說明。小妹聞說，呆呆不語，半憂半喜。憂的是身犯王法，喜的是身子平安，遇了好人。再談一回，便進去生爐烹茶。金母向金隆說明了楊豹、馬熊的來意，如今多是王則調排，俱在衙門中當役趁錢，倒也容易。金隆聽說，笑道：「姪兒也要去求王大哥在衙門中當役，未知伯母意下如何？」金母道：「姪兒這句話極可使得。那王則你可認得他否？」金隆道：「尚還認得。待姪兒前去走一遭來。」金母道：「就回來啊。」金隆應聲：「是。」便別了金母。

他是英雄生性，氣昂昂到衙門首。只見去來的人，酒肆茶坊熱鬧非常，照牆上告示密密層層。只見一個身高藍面的人，氣昂昂立在場上，口內嘮叨罵個不停：「狗人的，自己吃醉了酒，來尋吾事，倒說吾去尋他事！如若再來，打他一個半死便了。」金隆不知趣的上前拱拱手道：「朋友請了。」「呵呵，狗王巴的，來淘吾氣，可惱，可惱！」金隆認他罵他了。不覺怒氣沖霄，挺挺胸腔，晃晃腰，眉毛一豎，兜頭大喝一聲道：「呀汰！狗頭，俺好好來問你，為何出口就罵？」那人道：「那個罵你？」金隆道：「還說不曾罵麼？」便夾臉一掌，那人提防不及，藍面裡放出紅來，氣得狠狠說道：「什麼人擅敢打吾！」便一拳打將過來。金隆一閃，回手又是一拳。你一下，吾一下，好像龍虎鬥。觀者足有一百多人。有個說：「打不得的。」有個說：「那裡來的人娘賊，打吾們楊頭兒？」兩個人正在混打之時，卻好王則走來。一看說道：「大家不要打了，待吾來問個明白。」便來拉開他們。王則睜眼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你可是金隆麼？」金隆道：「正是。你可是王頭大哥麼？」王則道：「是也。老弟幾時到的？」金隆道：「才到。」王則道：「為何在此打架呢？」金隆道：「吾來找尋大哥，問他一個信，他就出口罵吾。大哥不要解勸，待吾來打死了這狗頭。」王則道：兄弟不可如此。大家多是吾的朋友，何苦如此！」眾人多說：「不差，不差。既是王頭兒的朋友，還要吃一杯酒呢。」看客東西散去。王則為人度量極大，勸住了兩個英雄，便同至陽春酒店中來，叫酒保取酒菜，三人一席說話。王則道：「楊兄弟，這位就是金台族分哥哥，名叫金隆，與吾也是朋友。嚇，老弟，那人就是楊豹，與金台也是朋友。二位均無切齒

怨仇，何必如此勇鬥呢？」二人聽說，呵呵的笑，彼此呼腰低了頭，說道：「哈哈，笑話，笑話。若沒有大哥來勸解，不知打到幾時呢！」便大家作揖。王則再勸了三杯和事酒，含笑問道：「金老弟，想你一去六年，未知作何生涯，為什麼直到今朝回來呢？」金隆就把在外光景，在丹陽路遇金台，打敗鳳凰台，一一說明。王則聽說，笑道：「令弟果然是英雄魁首。只可惜罪名目下更大了，倘被拿住怎麼處呢？落頭之罪難免，朋友雖多，總救不來呢。」旁邊楊豹說道：「他既在方家，那方魁是宰相之孫，諒來決不坐視，總來搭救的。吾等煩惱亦何用？」王則道：「呵呵，楊兄弟，你休要癡心妄想。自古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況且金台的罪犯得大了，料想方魁也難搭救。況且對頭乃是老澹台，除非他死了，還可希圖。」金隆道：「王大哥，自古吉人自有天相。此時說也徒然。」王則哈哈道：「金大哥的說話倒也不差。來來來，快快活活飲三杯。」金隆道：「請啊。」便你一杯吾一杯，三人吃得多了。王則作東會帳。時光已是將晚，公務多完的了，漸漸人頭散開。王則道：「賢弟，今晚往那裡去安歇呢？」金隆道：「伯母家中。」王則道：「他家恐沒有牀帳，何不到吾家中罷？」金隆道：「不敢驚動。」王則道：「如此明日整備牀帳便了。」金隆道：「多多謝謝。」王則道：「如此，請了。」金隆道：「叨擾之至。」王則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便同楊豹走去。

金隆回去敲門，馬榮走出來開門。這兩個又是不認得的，幸喜馬榮回來，金母先已說明，故而此刻一猜就著。笑嘻嘻說道：「來者可是金隆兄弟麼？」金隆道：「正是。足下何人！」馬榮道：「小弟馬榮。」金隆道：「嚇，敢是孟家莊人麼？」馬榮道：「正是。老兄何以知之。」金隆道：「吾家二弟說過的。」馬榮哈哈道：「請裡邊相見。」就將門閉上走進去，兩下慇懃見禮。金母與金隆說道：「他是吾的螟蛉子，住在此間的，應該繼兄繼弟稱呼。算來賢姪長三歲。」金隆道：「既是吾叨長三年，占得一聲哥哥了。」金母道：「妙啊。二人須要一條心，不可爭事。你們若不和睦，豈非使吾心中不安？」多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話之間，天色已晚。夜膳，弟兄相對而吃，也說說金台。到二更時分，收拾安眠。婆媳尚在燈下做活計，到三更時候方睡。明日，楊豹清早就來扣門，見了金隆便笑道：「吾與你一般粗莽，不問情由，胡亂打架，正正可笑。」金隆拍手哈哈大笑，便同至堂上來行禮問安。金母說說閒文，楊豹就在金家便飯。飯後，三人一同到王家來敘話，再到酒樓上去談心。吃到其間，金隆叫聲：「王大哥，小弟今日重返故土，仍然無事，意欲央懇哥哥弄一位置之處，就是充役當差也可使得。」王則道：「老弟既有此心，待吾留心可也。」金隆道：「總總費心。」王則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吃完酒，大家走散。不多一月，班捕中把周茂革去，王則就與金隆謀幹，頂了周茂的名，進班當差。日後王則造反，封金隆為天海大將軍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